

茅盾

自传

名人自传丛书
江苏文艺出版社



k825.6
52

82671

茅盾自传

名人自传丛书



茅盾自传

作 者:茅 盾

责任编辑:郭济访 章俊弟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5 插页4

字数:270,000 199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953—6/I·905

定 价:17.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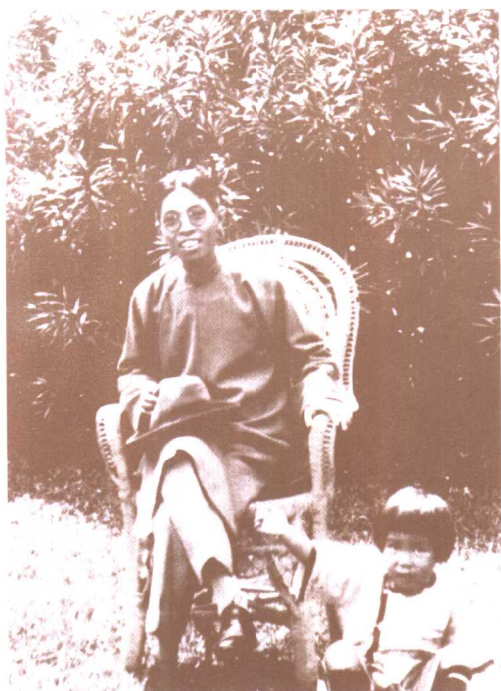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914 年在北大预科。

1922 年摄于上海，左起：
沈泽民、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





1925年10月与女儿沈霞
摄于上海商务印书馆
涵芬楼花园。

1947年6月摄于上海寓所。





1935 年摄于上海。

1938 年初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前,左起:
茅盾、孔德沚、韦韬
(沈霜)、沈霞。





1953年11月在维也纳会议上作报告。
1980年春在北京交道口寓所与巴金
(左)晤谈



序



人到了老年，自知来日无多，回忆过去，凡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一时都如断烂影片，呈现脑海。此时百感交集，又百无聊赖。于是便有把有生以来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者写出来的意念。

但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之非。我今年实足年龄八十四，如果十岁而知人事，则七十四年的所作所为，实多内疚。幼年禀承慈训，谨言慎行。青年时甫出学校，即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四年后主编并改革《小说月报》，可谓一帆风顺。我是有多方面的嗜好的。在学术上也曾读经读史，读诸子百家，也曾学作诗填词。中年稍经忧患，虽有抱负，早成泡影。不得已而舞文弄墨，当年又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①之情势，其不足观，自不待言。然而尚欲写回忆录，一因幼年禀承慈训而养成之谨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二则我之一生，虽不足法，尚可为戒。此在读者自己领会，不待繁言。

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

① 清朝龚自珍（1792—1841）所作七律《咏史》中的诗句，作者借以形容在文网森严的环境里的写作心态。

失真。凡在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搜求，务求无有遗珠。已发表之稿，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其有两说不同者，存疑而已。

出版社今将已发表部分出单行本，嘱写序文，因草此数行以答，并将回忆录题名曰：《我走过的道路》。此道路之起点是我的幼年，其终点则为一九四八年冬我从香港到大连。

茅 盾



目 录

- 1 序
- 1 第一章 我的家庭与亲人
- 1 故乡
- 3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
- 5 我的母亲
- 8 我的曾祖父、曾祖母
- 11 祖父及其弟妹
- 14 我的父亲
- 17 沈家老三房分家
- 19 第二章 童年
- 19 父亲的抱负
- 22 父亲的三年之病
- 30 祖母、陈粟香舅父



目 录

36	第三章 学生时代
36	我的小学
43	中学时代
58	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的三年
67	第四章 在商务印书馆
67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85	我的婚姻
93	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
103	一九二〇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前后
116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战”
129	文学与政治的交错
141	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



目 录

151 第五章 大革命前后

151 中山舰事件前后

164 从“武汉这个大熔炉”到牯岭

180 “用了茅盾这笔名”

187 从牯岭到东京

200 亡命生活

212 第六章 左联时期的文学活动

212 “左联”前期

232 《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

252 《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

261 在艰难岁月里的文学活动

300 一九三五年记事



目 录

- 307 第七章 烽火连天的日子
307 抗战前夕的文学活动
312 烽火连天的日子
322 新疆风雨
336 延安行
346 二度客居香港
355 从香港到桂林
364 桂林春秋
370 雾重庆的生活与创作
383 第八章 访问苏联·迎接新中国
396 第九章 晚年生活点滴
396 东四头条五号寓所生活记实
401 六十年代前期文化部长任内的活动与观感
408 文革期间生活记实
413 丧偶之痛
417 七律
418 八十自述
419 后 记

第一章 我的家庭与亲人



故 乡

我于一八九六年七月四日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五月二十五日亥时，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

我的故乡向来是一个鱼米之乡，清朝光绪年间，商业、手工业都很繁荣。解放后，这里开办了丝厂、制雪茄烟厂，和许多其他小型工厂。这个镇，历史古老。据说春秋时为吴疆越界，吴驻兵于此以防越，故名“乌戍”。这大约是公元前五〇五至四九六年的事。何以称为“乌”，传说不一，比较可靠的是越国诸子分封于此，有号“乌余氏”者，故称“乌”，后世因之。地当水陆要冲，自秦、汉以来，历朝皆驻兵于此以防盗匪。唐朝咸通年间始正式称为镇。明朝则驻兵乌镇防倭。

早在六朝以后，以横贯市区的车溪（俗称市河）为界，分为二镇，河西为乌镇，河东为青镇。清朝顺治二年以乌镇属湖州府

乌程县，青镇属嘉兴府桐乡县，设乌青镇同知一员；青镇另设巡简一员。同知即副知府（俗称二府），兼管军政与民政，同知衙门有东西辕门，大堂上对联是“屏藩两浙，控制三吴”，宛然是两江总督衙门的气派。虽然早已分为两镇，但外地人仍统称为乌镇，青镇人亦自称为乌镇人，只在填写履历时用青镇。

太平天国曾驻军乌镇，后来清兵收复乌镇时，两军相持，互相攻守，加以清兵焚掠，乌镇市廛大半被毁，青镇也受严重破坏。到光绪年间，青镇已恢复十之七八，乌镇却只恢复十之三四。市中心（商业区）在河东（青镇），隔河则一片荒凉，只有零星孤立的民房，并无商店。

清朝乾、嘉时代，乌青两镇最为繁盛。市街店肆售同样物品者集于一处，市街即以是分类得名，例如衣帽街、柴米街之类。此在当时，只有省会或大的府城，才有此规模。当时乌镇有酒楼及娼妓专区，名甘泉巷。太平天国军与清兵攻战后，就再也恢复不了旧时面目。然而就其区域之广，人口之多，商业和手工业繁荣之程度而言，仍然非一般县城所能及。这是因为乌青镇处水陆要冲，为两省（江苏、浙江），三府（湖州、嘉兴、苏州），七县（乌程、归安、崇德、桐乡、秀水、吴江、震泽）交界之地，以上七县都是清末民初的建置，解放后有变动。水道交通，到嘉兴四十五里，到湖州百里，到杭州一百二十里，到苏州亦一百二、三十里，商贾往来，必经此路。民国以后，杭州、上海、嘉兴有铁路联系，形势有变，乌青镇商业、手工业，也就不及从前那样繁荣了。

乌青镇也有所谓“八景”。值得一提的，是梁昭明太子为他的母亲祈福而在乌青镇建造宝塔二座，俗称东塔、西塔。东塔正式名称是寿圣寺塔，寺已不存，塔在光绪年间仍在，后来里人卢学溥（鉴泉）又集资重修。梁昭明太子还在当时西塔附属的寺中读书。这个寺，清朝光绪年间也还存在（当然是屡经修葺，不一定

是本来面目了)。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即在青镇度过。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

我的外祖父姓陈，名我如，是江浙一带有名的中医。据说陈家世代为医，外祖父的堂弟渭卿，也是有名的中医。陈家本来是河南开封一带的人，宋高宗南渡建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中州人不愿受金国奴役的，纷纷南下，陈家是其中之一。记得外祖父家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自南渡以来，岐黄传世”，下联忘记了，据此，陈家在南渡以前就是以医传家的。

外祖父性格严肃，鲠直，为人治病很认真。太平军和清兵争夺乌镇时，外祖父家也毁了。事定后，外祖父在被毁的旧墟上，盖了几间简陋的平房，仍然行医。此时外祖父大约三十岁。几年的省吃俭用，渐渐有点积蓄，名声也大了，来学医的青年也一年比一年多了。但外祖父收门生，十分严格，一必须是秀才，二必须人品端正，忠厚虚心。据说，他收门生还有一个试验期，期中如他认为来学者性情浮躁，花言巧语，遇事伪饰，他就不收这人为门生。因此，在他晚年，名声最大的时候，门下弟子不过四、五人。

外祖父虽然行医，但封建士大夫要求“正途出身”（指经过科举而进仕途）的愿望仍然强烈。五十岁以前，每逢乡试，必然去考。平时也用功闹墨。五十以后，方断“正途出身”的念头，把从前下过心血练习应考的闹墨范本以及自己作的八股文稿，统统付之一炬，而且对当时的几个门生说：“如果我早断此念，潜心医

学，至少也少害死几个人！”名医肯对自己的门生说这样的话的，大概很少。

外祖父自奉俭朴，一点嗜好也没有；教门生很认真。晚年名声大，富户、缙绅之家，远及湖、嘉、杭、苏四府，重金求治病者甚多，但外祖父以每日诊治五、六人为限。理由是精力有限，不敢贪多，贻祸病家。

我的外祖母姓钱，也是乌镇人。钱家经商，太平军占领乌镇前开设丝行。但在外祖母出嫁时，家道中落，丝行早收歇了。

外祖母是续弦。外祖父的前妻生过一个男孩子，不幸早夭。外祖母出嫁时二十来岁，比外祖父年轻十岁。当她第一次怀孕时，……外祖父和外祖母多么希望生个男孩子呀！果然，生了个男孩。但是，不幸，三、四岁时，这个男孩一病而死了。这对于外祖母是一个太沉重的打击。从此患了失心症（或称脑病），终日呆坐，如木偶人。这样一、二年，方才恢复常态。又年余，外祖母第二次怀孕了。怀孕期间，外祖母神经就有点不正常。她恐怕生下来的是个女孩。当又生了个男孩时，外祖母自然十分高兴。……不料这孩子不满周岁，常常生病。拖了年把时光，又死了。

第二个孩子的死，外祖母精神上的刺激比上次还大些。她的脑病又发了。但这次却和上次相反，精神异常亢奋。她终日忙碌，自己烧了菜肴，送给邻居。外祖父先尚不以为意。后来见她天天如此，便劝阻她，她就背着外祖父干。邻居们背后说她是“疯子”，外祖父料想这个脑病，多则二年，少则年半，是会自行痊愈的。果然，两年后，外祖母精神正常了，有些无赖的邻人还不识相，仍想来讨点油水，被外祖母一顿臭骂，赶了出去。

外祖母是个能干的人，又是个达观的人，但也是个不幸的人。关于外祖母，我以后还要谈到。